

● 本周热点人物

青光眼乐队 “医者仁心”

北大医学博士组乐队唱科普

▲ 本报记者 任艺

“老张最近有点尿频还总是起夜，等等等等像等过了一个世纪，自己很努力却还是断断续续渐渐沥沥，没逆风却还是沾湿了鞋，老王说 I've been there 听我句劝兄弟，良性前列腺增生最值得怀疑，我们都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让小伙子，但是前列腺他最诚实……”

民谣轻快的旋律，幽默的歌词，良性前列腺增生，这个常见又难以启齿的疾病被诠释地简单透彻。

这首歌出自 Glaucoma 青光眼乐队，他们是一群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医学博士，2014 年在龙泉寺正式组建乐队。

乐队主创兼鼓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吴舟桥对记者说，乐队成员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大学时，他们就经常在一起“玩乐队”、排练唱歌，毕业后经常聚会，也会互相“吐槽”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于是他们便想创作医学科普歌曲。



图片来源 / 博客天下

Glaucoma 青光眼乐队

乐队成员：

主唱 / 吉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鼓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键盘 / 和声 跨国医疗公司

手风琴 / 贝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沙锤 / 手铃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灵魂舞者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非洲鼓 跨国医疗公司

团宠训练师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经纪人 / 和声 跨国医疗公司

曲音音

吴舟桥

刘婧

曹轲

王思斯

石磊

赵冰

谭磊

刘梦媛

代表作品：《腰椎间盘突出症》《良性前列腺增生》《急闭青》《宫外风云》《全麻》等

青光眼不仅是乐队的名字

为什么叫“青光眼”乐队？吴舟桥说，乐队创造的第一支单曲名为急闭青，也就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青光眼的特点是眼压升高、不可逆、致盲，这也是它可怕的地方。所以主唱觉得青光眼三个字，代表了一种蓄势待发即将喷薄而出的反抗精神

和逐渐恶化的宿命感；而视力的盲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眼睛看得见却不得不被社会盲目裹挟。此外，青光眼这三字中“青”代表颜色，“乐队都是五彩斑斓有色彩的”；光，代表着明亮，象征着希望；眼，则是器官之一，与医学密切相关。

唱歌也可以科普

吴舟桥不仅是“玩乐队”的北大学霸，同时他也在多家知名媒体上发表医学科普文章、开设专栏，把“医者仁心”散播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吴舟桥同样钟情于学术，曾公派出国前往欧洲研读外科博士，目前已发表 30 多篇

SCI。他说，科普有很多种形式，写文章、办讲座是医学科普的一种，音乐也是。科普歌曲是一个很好的导入口，如果有 10 万人听这首歌，他们中即使有 5000 人是“原来你也有这病”，他们就能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

● 图片故事

“暖男”医生



2 月 19 日，67 岁的雷娣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放射科进行头部磁共振检查。雷娣刚躺下，就大呼受不了，拍打床沿表示无法配合。放射科技师杨健连忙上前询问，雷娣表示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十分紧张，无法配合完成检查。

杨健意识到雷娣可能有幽闭恐惧症，拍了拍雷娣安慰到，“不骗你，娣，我当你孙子，我陪你做检查吧。”“真的？”雷娣说，“那你必须抓着我的手陪我，我不舒服你就得让我出来。”考虑到雷娣的情绪，杨健全程牵着她的手陪她做完检查，检查完后，雷娣的手心都湿了。



1 月 17 日，早产儿华华（化名）出生才 4 天，因患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等多种疾病，无法自主呼吸，在病房需要上呼吸机。然而，做核磁共振检查禁止呼吸机进入，只能使用呼吸气囊。为了保证患儿检查过程中的安全，湖南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医生陈道朋低头趴在狭长的核磁共振检查床上为患儿挤压呼吸气囊，这一趴就是十几分钟。检查结束后，陈道朋全身僵硬，在同事的帮助下才能下地行走。

通讯员 余毅龙 周蓉荣



● 哲思杂想

把患者救下疾病的“钢锯岭”

▲ 军事记者 刘李杰

《血战钢锯岭》中，主角多斯是个非常有趣的人。1941 年，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袭后，多斯应征入伍，参战保卫国家。但即使被分到了步兵连队，他依然拒绝带枪。《圣经》告诉他，杀人是不对的，他要当一名军医。不要杀人，而要救人，这是他的信仰。

电影中，战事惨烈，进攻钢锯岭的美军伤亡惨重，只能撤下伤员，撤下阵地。而那些进攻中受伤的士兵，都认为等来的只会是死亡时，他们却惊喜的看见了多斯，那个连枪都不愿意拿、看起来像个怂蛋的多斯，却顶着炮火，凭借着一己之力，把伤员一个个救了回去。对于这些伤员来说，硝烟中降临的多斯才是上帝。

对于任何一个重症患者，医生是他们全部的希望。

感动中国 2016 年度人物、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梁益建，面对的常常是极重度畸形患者，面对治疗难度，他说：“如果不做，每个人都不做，他们就永远没希望了。”面对治疗几率只有百分之十的极度畸形患者，他没有退缩。他只是淡淡而坚定地说：“我想把他们治好！”救死扶伤，是他的信仰。

虽然在战场之外，但医生所面临的考验，有时不亚于炮火。

2 月 16 日，一男子闯入江苏省人民医院肝移植中心，将肝脏移植中心孙倍成教授刺伤。孙倍成出现失血性休克，全身多处

受伤。幸运的是，经抢救，孙主任已脱离生命危险。消息一出，震惊社会。

孙倍成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此前有媒体报道，孙倍成的电话常年为移植患者开放，任何时候他们有疑问就打电话咨询，他都是耐心解答。移植手术常常是深夜进行，下了手术台常常是次日凌晨，回到家有时刚躺下却被患者的电话惊醒。妻子有时候心疼，他反过来劝她：“对于我来说多数是小事，但对于移植患者就是最大的事，甚至可能导致移植的失败。”

他曾讲述了一次手术后的内心感受：“早上 7 点走下手术台，我告诉患者家属好消息，母子激动相依而泣的泪水汇成一股暖流，在我心田中回荡，这种自豪感你给我一百万、一千万我都不会交换，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幸福家庭仍能够延续。每次当这个患者来看我，我都非常开心，因为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使我感动，同时也奏响了医患间和谐和温馨乐章。”

可谁曾想，就是这样仁心仁术的医生，也会遇到暴力伤医事件。医生和患者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病魔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假如没有了医生，谁会在患者绝望时，把他们救下疾病的“钢锯岭”？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信仰，但并非所有的疾病都能得到治愈，一些医患关系问题也并非都因医生而起。面对这些希望的守护者，让我们为医生呐喊，向暴力伤医说不！